

2015 书评特辑(九)

甲午重读《龙旗飘扬的舰队》

文/杜雷



2014为农历甲午年,一时中日甲午之战成为显学,各种纪念文章、书籍纷纷出版,但笔者以为,这些应景的文字价值并不是很大,反倒是十余年前读过的,由一位历史发烧友姜鸣所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近日重读,令人感慨良多。

1884年,中法战争之“马尾海战”爆发,法国海军大败清福建水师。这个惨败给清朝上下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清流派以很大的震撼,上至慈禧下至百官,无不感到建设一支现代化海军的紧迫性,清政府决定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拨款建设北洋水师。

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与清朝北洋水师精锐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展开血战……

中日甲午之战,是一场赌中日两国国运之战,国家的命运也许早在炮声响起之前,在举国上下一片麻木昏昏然、歌舞升平中就决定了。

随着清政府一步步将北洋水师建设成为亚洲第一大、世界第八大的海军,日本朝野内外一片惊慌。这时,有一个汉学家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不必因为今天清国大力兴办海军而过分惊慌。这个蹒跚老大的帝国,他们的官员最喜欢制定条款、章程等等形式主义的东,他们对海军的重视和兴趣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

当时便有外国观察家指出,清政府可以用钱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舰艇等武器装备,但是不能用钱买到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人队伍。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而当时即使最开明的洋务派官僚也没看到船坚炮利背后所依托的现代化管理思想,更不必说现代海军背后的现

代大工业,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了。北洋水师被葬送在甲午战争中,是一系列以前事件的必然结果。这本书实际上可以当作近代中国政治史和中国人寻求改革开放之路的历史来读的。

提到北洋水师,就不能不说李鸿章。北洋水师是李鸿章一生中最高光的纪念碑,也是压在他身上永远扳不倒的墓碑。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但在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李鸿章费尽心机,拼掉老本,最后还落个“汉奸投降派”的骂名。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孤身赴日谈判,遇刺后绑着纱布满脸伤痕,黯然神伤的眼神,内心极度的矛盾与痛楚,至今在眼前挥之不去。

书中最值得咀嚼的话分别引自亲历者李鸿章和赫德的话。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

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由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赫德则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又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面对垂死的封建帝国,既不想触动本质,又要起死回生,任何人都力不从心。李鸿章的话,虽有替自己洗刷辩白的成分,但也说出了这个位极人臣的显赫人物实际所处的可怜地位。赫德的话,从较为旁观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反复曲折。

轻松谈及鲁迅的“好玩”

——读陈丹青《笑谈大先生》

文/汉涵



陈丹青,就是那个常年穿着对襟衣,剃着见青的寸头,说话不像中国人,但对中国的事情特别在乎的陈丹青。他招牌式的眼神,精光四射。手持烟斗,说是能冒烟的电子烟斗,带两副眼镜,一副看字,一副看人。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用他自己的话说,这10年是荒芜了,画的作品少了,但却迷上了写文章。而眼前的这本《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陈丹青轻松谈及了鲁迅的“好玩”。

鲁迅是中国文人历久常新的讨论对象,经七十年而不

衰。有人评论他的作品,有人品评他的人格,陈丹青却从一个新的角度《笑谈大先生》。这本书是陈丹青有关鲁迅的演讲集,收录了《笑谈大先生》、《鲁迅与死亡》、《鲁迅是谁?》、《上海的选择》、《民国的文人》、《文学与拯救》、《鲁迅和艺术》七篇演讲稿。书中还刊印多幅鲁迅及相关人事的照片,对此,陈丹青说,因为他是画画的,所以总是离不开图像,“我第一看到鲁迅的照片时候还是小孩子,可是小孩子也会有判断,他八字胡一弄挺好看。”整本书虽不过数万言,却在浩瀚的鲁迅研究的边上,开辟出了新的境界。

陈丹青用幽默的文笔,谈及鲁迅的外表和他的“好玩”。他列举了五十年代官方钦定的六位文豪,比较了新时代的作家,“看来看看,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陈丹青说先生的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祥,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并认为,鲁迅是最有

文人气质、最能代表中国的文人,而他的傲气和文气非同期文人能比。他说“鲁迅先生的模样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脾气、命运、地位与名声。先生的相貌不是‘长’出来的,而是他精神的冰山,露在外面的那一角。”

其实在教科书中的鲁迅,已略见“好玩”,谁不记得鲁迅撞墙撞扁的鼻子呢?只看鲁迅的集子名:《而已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诸如此类,便透着好玩劲儿。鲁迅文字的质地风格当然变化万千,纵是匕首投枪的文字,按陈丹青的眼光来看,“多数是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叫作“游戏文章”。有了游戏态度,文字便“站得高,看得远”,即是“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鲁迅写字时,虽囿于内容,但绝不缺少游戏态度的神来之笔,例如陈丹青举的《论“他妈的”》例子。陈丹青查出有四篇文章,先生写于同一天,他叹道,“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我认为陈丹青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那不是被神话,被用来诅咒旧社会的鲁迅,也不是那样一个如同照片上毫无表情的鲁迅,而是一个有意思的,好玩儿的鲁迅。陈丹青自己却说:“没有人能还原历史,我们都在想象鲁迅,我给出我自己的想象,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其实照我看来,如果说“回归”是陈丹青在绘画上的主题,那么,“还原”则是他谈论鲁迅的归旨。而对于陈丹青,这样的公开谈论大先生,或许更类似于一种还原。

最后,我要说的是,读陈丹青的文字,其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为他没有架子,不做作,见不到宏大叙事的东西,而且文字中还有一种诙谐的幽默,读完会让人发出会心的笑。我想,在陈丹青之前,会有很多人看得出先生的模样好,为人为文的好玩,但拖了这么多年,才由一个画画的说出来,其实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编者推荐



《礼拜二午睡时刻》是马尔克斯第三部正式出版的作品。共收录8篇经典短篇小说,包括《礼拜二午睡时刻》《平常的一天》《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巴尔塔萨午后奇遇》《蒙铁尔的寡妇》《周六后的一天》《纸做的玫瑰花》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这些故事将读者带入普通人的私人生活,用特写的镜头、温暖的色调讲述他们在绝境中如何生活,如何尽自己一切力量在逆境中活出勇气、活得体面、保有尊严且心怀敬意。在《礼拜二午睡时刻》前7篇故事当中,马尔克斯的写作手法十分简练、十分明晰、十分客观。故事虽然平凡简单,但情感深沉、笑中有泪。人物原型和故事主题等大都和马尔克斯的生命有着某种重要的联系。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用12年时间,跟拍了中国最后一代民间耍猴艺人在全国及边境地区行走江湖的故事。

作者跟着耍猴人一起四处游走,一起扒火车,一起卖艺,和猴子一起打地铺露宿,记录了耍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家庭生活,记录了耍猴人云游海外,以及上当受骗、倾家荡产等各种离奇遭遇,从一个特殊的群体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变化。在作者的镜头和文字里,猴子和人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结一辈子的伴,行走江湖,赚钱养家,猴子和人养育各自的儿女,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老去,一起消逝于这个时代。

投稿信箱

《石景山报·书评》征如下稿件:

- 1、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
- 2、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
- 3、书话,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

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担任本报书评人。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优稿优酬。

来稿请注明“书评”字样,稿件仅限电子文档,不接收纸质稿件,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来稿寄到如下信箱:

shuping0926@126.com